



陌安凉 著

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The Whole
Universe
Shed Tear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整个宇宙都

陌安凉
◎著

流泪泪

The whole universe shed tears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 陌安凉著.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12
ISBN 978-7-201-11222-0

I. ①整… II. ①陌…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11628号

整个宇宙都流眼泪

ZHENGGE YUZHOU DOU LIU YANLEI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责任编辑 玮丽斯
特约编辑 王 彦
装帧设计 胡万莲 杨思慧
责任校对 曾乐文

制版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660×960毫米 1/16
印 张 16
插 页 0插页
字 数 212千字
版权印次 2016年12月第1版 2016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 (022-23332469)

目录

楔子 001

第一章 003 青春荒凉，等待一束暖光降落

第二章 021 终于再次遇见你

第三章 045 消失的积雨云

第四章 067 眼泪在心里流成海洋

第五章 085 爱如尘埃般脆弱

目录

第六章 107
痛到窒息的决定

第七章 127
岁月温柔又残忍

第八章 149
直到世界末日也走不进他的心

第九章 169
我再也受不起伤害了

第十章 185
也许我会幸福的

第十一章 205
整个宇宙都为你流眼泪

(陆铭羽篇)
(陈嘉令篇)

楔子

楔子

·
·
·
·
·
·
·
·

相传，在小熊座的尾端，极北苦寒之地，有一颗最闪亮稳固的恒星，她叫北极星。她的光芒恒久明亮，位置始终如一，正如爱着一个人一成不变的心。

那是父亲最喜欢的一颗星，他说，她就象征着他妈妈的爱，永远的守护，永远的不离不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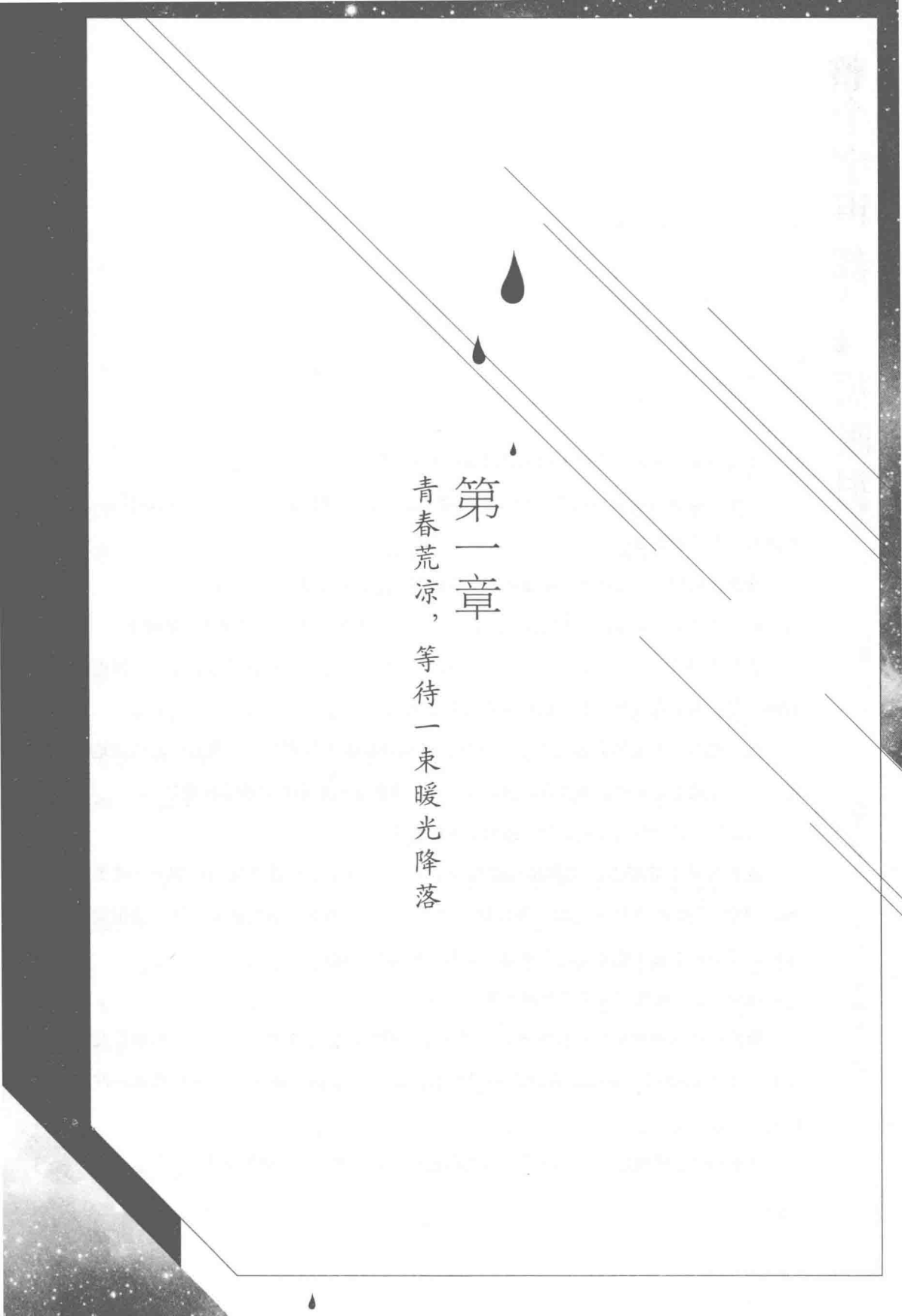
所以，他把我的名字取为，裴吉星。

没有大吉大利、福星高照的意思，他仅仅希望我能做一个信守承诺、坚定如一的人。在他离开后的很多年里，我始终不明白他赐予我的名字所包含的深意，直到我终于遇见那个我想拼尽全力守护的人，我才明白这三个字里，蕴含着怎样的情愫。

她是宇宙最北端，最闪亮却又最孤独的一颗星，她的存在只是为了守护她眼中的那颗星，哪怕他从来都注意不到身后仅为他绽放的幽幽光亮。

如果你什么时候迷路了，就抬头看一看她，因为她会永远停留在那片寂寥的星空里，等着你。

只是她不知道，如果有一天北极星的光熄灭，那个被她守护的人，会不会为孤独的她，流一滴泪？



第一章

青春荒凉，等待一束暖光降落

(一)

十七岁生日这天，我终于如愿以偿独自去了墓园。

厚厚的积雪堵住上山的路，冷冷的风像刀子一样摩擦我的皮肤，费了好长时间，我才找到裴志明的墓碑。

他是我的父亲，在我生命中退出了十年的最熟悉的陌生人。

怀里的那束白菊被风吹得发蔫，我轻轻抖掉它身上的积雪，把它放在了墓碑下。

看着墓碑前的一片狼藉，就知道已经很久没人来看过他了。他就像夜空中一闪而过的流星，人生在世数十载，记得他的人却寥寥无几。

这么想着，我突然有点心疼他，纵使在他离开我的十年岁月中，我曾隐隐约约地怨过他。如果不是他轻易地离开，也许我这十年来的生活也不必过得这样狼狈。

我把捂在脸上的围脖松了松，露出下半张脸来。

我长得并不算好看，充其量只能算清秀，这一点我那自认美貌的妈妈——陈美华，把这一切都怪罪给裴志明。并且这种怪罪在我长大以后，越发明显。她是怨恨父亲的，否则也不会在她离开的十年里，从未带我来看过他。

我伸出手，把他照片上的灰擦了擦。

他的模样清晰地出现在我眼前，和梦里那张模糊的面孔重叠，一种矫情的酸劲儿猛地冲上我的眼眶。不知道此时此刻见到长大成人后的我，他是不是也有想哭的冲动？

兜里的破手机就在这会儿叮叮当地响起来，不用想也知道是陈美华。

是一条催我回家做饭的短信。如果不是肚子饿了，她才不会想起这个今天生日的女儿在放学后并没有及时回家。

拍了拍身上蹭到的灰，看了裴志明最后一眼，我匆匆忙忙地下了山。

回到家时，已经七点。

不用开门，就能听到屋子里稀里哗啦的麻将声。我怀着一如既往沉重的心情开门，抬眼就看见陈美华一边叼着烟一边摸着牌。不等她看我，我就一溜烟儿地钻进了厨房。拧开煤气，拿出冰箱里仅有的鸡蛋和西红柿，开始为她准备晚饭。

每年的生日似乎都在这样的忽视中度过，今年也一样。

往年似乎还好一点儿，可今年，陈美华完全没有搭理我的意思。不过我可以理解，毕竟她养我并不容易。

她没有正式工作，白天在小区里的干洗店上班，到了晚上，就把家里变成一个不专业的麻将馆，带着三五成群的朋友过来打麻将，赚一点点份子钱。有时候运气好，她还能赢一点儿。不过看今天的样子，她手气并不好。所以，我并不想惹她。

把菜和饭分成两份，我端着我的那份默默地回到了房间。

每到这时候我都会感谢她，她还把我的房间空了出来，否则现在的我连个安心吃饭、读书的地方都不会有。

可这种感谢就在我吃完饭后，狠狠地打了我一耳光。她不知道从哪儿带来了四个人，凑了一桌新的麻将局，然后她直接推开我的房门，指着我的鼻子，让我去客厅写作业。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胸腔里有怒气在翻涌。

“去客厅写也一样，快，别耽误叔叔阿姨打麻将。”她一把拎起我的书本，拽着我往客厅去。

我也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勇气，就在两桌打麻将的人面前，一把甩开了她，用平时音量的好几倍冲她说：“在这儿我没办法写作业，太吵了！”

也许我的反抗超出了她的预期，她用一种看神经病的眼神看着我，那个眼神在众人的围观中变得越发冰冷。

她最讨厌的就是我在别人面前顶撞她，而我现在就在这样做。

“没法写那就别写。”她一字一句地说，并且毫不客气地抢过我手里的书本摔在地上。

在这一瞬间，我仿佛听见自己因为愤怒和惧怕而血液倒流的声音。

在无数个寂寥的夜里，我都在想，到底陈美华是不是我的亲妈妈，否则她怎么会对自己的女儿做出那样不可理喻的事。

“你不能这样。”我缓缓地捡起地上的书，声音里带着明显的颤抖，“我还要读书。”

“你要读书？好啊，你出去读，别耽误老娘生意。”她抱着双臂睨视我，样子比陌生人还要陌生。

就知道她会这么说，我静静地看了她一会儿，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败下阵来。

这么多年来，这样的争执发生过无数次，每一次都是我忍气吞声。我变得很麻木，因为我知道，要生活下去，我必须依靠她。

这是一个多么残忍的事实。我的母亲不爱我。

这件事，在父亲裴志明离开后，我就一清二楚。

（二）

抱着零散的书本，裹着厚重的羽绒服，我走出了家门。摸着空空的口袋，我心里

涌起一阵莫名的荒凉，身上最后的钱都用在去墓园的车费上了。我无处可去。

想了想，我最终在小区楼下的凉亭里坐下。这个亭子有些破败了，但有人极为贴心地在亭子的顶端挂了一个摇摇晃晃的灯泡。虽然光线不是很足，却也能让我看清书本上的字。

我有些颤抖地翻开习题册，心不在焉地开始做题，思绪却早已因为寒冷而四处游荡。

也许过不了多久，那些人就散了，陈美华兴许能想起我这个在外面的女儿。这样想着，手里的铅笔不由得加重了力道，把纸都扎透了。

我重重地叹了一口气，再也扛不住，泄气地把书本合上，靠在栏杆上发呆。夜空忽然飘起了小雪，伴着我吐出的薄薄的雾气，在微弱的灯光下飞舞。

小区的楼房里灯火通明，却没有一盏为我亮起。我把围巾盖在自己的眼睛上，这样，我才不会真的哭出来。

不知道从哪家的窗子里传出了隐约的歌声，一瞬间，我甚至以为有人在叫我的名字。

我摘下围巾，想要听得更真切些，这才发现，原来是那首《北极星的眼泪》。这首歌有些古老了，虽然我很少听流行歌，可这首经常在各类小店播放的老歌却牢牢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记得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是因为我的同桌硬把耳塞塞进我的耳朵里，跟我说，你听听看，这首歌简直是为你量身打造的。

北极星，裴吉星。

我笑笑，然后低头写作业。

事实上，我常常有些惧怕听到这首歌。因为我总会想起我的父亲，那个将美好期许融进我的名字里，却无法将幸福融入我一生的人。北极星是天空中最靠近北极的一颗星，无论多么寒冷的天气，它始终明亮。可这颗明亮的星，随着他的离开，再也发

不出任何光亮了。

我曾经有过一段算是幸福的岁月。只是那段岁月太过短暂，我还来不及用记忆完整封存，它就戛然而止。

那时候的我还未满六岁，裴志明为了帮我留头发，从女同事那里学了好几样扎辫子的方法，每天变着花样为我扎。

那时候的陈美华，并没有因为他的在世，而对我好上几分。年轻貌美的她每天醒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自己涂脂抹粉，而我的衣食住行，全都依靠父亲一个人。

现在想来，她似乎从未爱过我，就连生下我，只怕也是不情愿的。

可裴志明很爱她，他虽然工资不高，却几乎全都交给她。而她在一家毛巾厂做着轻松的文职工作，日子也算过得逍遥。裴志明会经常带我去夜市玩，会带我去冰棍厂一次性买很多奶油冰棍。而我过生日的时候，陈美华也会难得地下厨为我做菜。

可这一切，都在裴志明酒驾撞死人后，画上了休止符。

我常常阴暗地想，如果他只是单纯地撞死别人，也是好的，最起码他不会离开我。

可是，现实总是残酷的，除了昂贵的赔偿金，他什么都没有留给我们，就这样撒手走了。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原本彩色的人生，忽然间无情地褪了色，变成了黑白的世界。

那之后的记忆在我的脑海中像是被刻意擦除过一样，变得模糊不清。我只知道我过得很辛苦。没错，那么年幼的我就知道那种滋味叫辛苦，以至于我往后的人生里，都不愿意轻易地说出这两个字。

痛哭，吵架，因为赔偿金和房子拆迁款无休止地争执。

亲人们因为金钱而撕破脸，陈美华连连受到打击，变得越发歇斯底里和不可理喻。我似乎成了她唯一的发泄口。也是在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她是被人领养的，而她的养父母早就在她嫁人后拿了彩礼不管不顾。

她除了父亲和我，一无所有。

可我又有什么资格来怜悯她？我贫瘠的人生里，除了一个不爱我的妈妈，再无其他。

雪越下越大，气温低得我开始浑身发抖。即便是这样，我也宁可待在外面。毕竟比起屋子里脏乱差的空气和吵翻天的麻将声，还是外面更让人舒心些。也许是冻傻了，我把同桌扔在我书包里的打火机翻了出来。她偷偷抽烟，怕被老师逮到，就总爱塞在我的书包里。

我把玩着廉价的打火机，在这个冰冷的夜里，它居然成了我唯一温暖的来源。我把自己缩成团，伸手感受火光渺小的温度。

就在火光一明一暗之间，一个戴着鸭舌帽，穿着黑色羽绒服、棕色短靴的男生走了过来。他腰间挂着一串钥匙，以至于走起路来都带着轻微的叮当声。他的步伐大且随意，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整个人看起来有种不羁的帅气。

我看不清他的脸，却固执地目不转睛地看着他靠近。

很久很久以后，我常在午夜梦回时想起这一幕。

也许我对他的执念早就从这一刻开始了，只是我从未知晓。

“嘿，卖火柴的小女孩。”他冲我打了一个响指。

昏黄的灯光下，他精致到近乎完美的五官散发着致命的吸引力，在看到 he 正脸的一瞬间，我仿佛吸入了一种致命的气体，浑身立马慌张地紧绷起来，心也像是被无形的绳索吊了起来。

他虽然调笑着，却一点儿恶意都没有。

我呆呆地看着他，一时间火苗烧到了手都没察觉到。在我发出一声“哎呀”之前，他赶忙伸手打掉了我手中的打火机。

“烧到手了吧。”他单手撑着栏杆，纵身一跃，跳到我面前。

我被这个并不认识的好看的男生弄得发愣，根本不知道怎么回答他，只是傻傻地搓着发疼的手指。

他捡起地上的打火机递了过来，袖口传来淡淡的烟草味。

“你抽烟？”他轻笑。

“不。”我的声音小而坚定。

“我叫陆铭羽，在你楼上住。”他还是保持着那样友善的笑，伸手过来拎起我的书包。

我傻傻地看着他，不知道他要干什么。

“走吧，去我家待会儿，这儿挺冷的。”

“去你家？”我用一种“跟你不熟”的眼神看着他。

他无奈地耸了耸肩：“你家搬到这儿这么久了，不会从来没见过我吧？”

我转了转眼珠，老实地点头。就算他长得再好看，我也不能随便跟他走。

看到我的反应，他好像更无奈了，干脆摘了帽子，露出清爽的短发。他撑着膝盖，极有耐心地说：“我真不是坏人，我家在这儿住很多年了，不信你可以去问门卫。我看你一个人在这里坐着太冷了，就想不如你去我家待会儿，我估计你家里那群人还得好久才能走。”

说完，他站起身，把帽子重新扣上。

我握紧的双拳一下就松开了。

“好的，谢谢你。”我站起身，把散落的书本放在书包里。

就在我想背上书包的时候，他再次主动接过我的书包，直接背在了他的肩上。

我傻傻地看着他前行的背影，赶忙跟了上去。

“你叫什么名字啊？”

“裴吉星。”

“北极星？”

“你可以这么理解。”

“哈哈，有意思。”

(三)

陆铭羽果然没有骗我，他真的住在我家楼上。只是，与我预期的不同的是，他的家比我的家大了近两倍，装修精美，宽敞明亮。一开门，就能闻到里面米饭的香气。门口放着质量上乘的毛毯，还有干净整洁的布艺拖鞋。

“铭羽回来啦！”一个穿着围裙的女人出现在门口，在看到我一瞬间，愣住了。

“嗯。”

陆铭羽把我的书包挂在玄关处的衣架上，转过身冲我摆摆手：“进来啊。”

我没有听他的话，而是小心翼翼地看着那个女人。

“啊，是你呀。”那个女人马上绽放出一个和善的笑容，“快进来，快进来！”

我奇怪地看了陆铭羽一眼，怎么好像他们一家人都认识我的样子。

“快进来。”陆铭羽直接把我拉了进去，像个老熟人一样训我，“你啊，在这儿住了这么久，都不知道邻居是谁。”

我被这句带着嗔怪的话“训”得有些受宠若惊，连换鞋子都险些摔倒，要不是陆铭羽扶了我一把，我肯定要出丑了。

说起来这是我第一次来陌生人家里，紧张和局促支配着我的大脑，我除了傻傻地站着，根本不知道如何是好。

“别傻站着呀，来，跟我们一起吃饭。”女人热情地招呼我在餐桌边坐下。

陆铭羽一边帮她把热菜热饭端过来，一边跟我介绍：“她是我妈妈，你叫她阿姨就行。”

“好的，阿姨。”我乖乖地喊道，却一下子把陆铭羽逗笑了。

他笑起来更好看了，和颜悦色，又稍稍带了点儿属于他这个年纪的可爱。

“听说你叫裴吉星，这名字起得真好。”阿姨把饭碗放在我面前，替我盛了满满一大碗饭。

我扬起僵硬的嘴角，害羞地应着：“是我爸爸起的。”

她笑着，并没有接着问关于爸爸的事情。

我想，她可能或多或少知道我家里的情况，就连陆铭羽也是。毕竟，这栋楼房子的隔音效果很一般，陈美华嗓门又很大，她生气的时候才不会管自己家里的事被外人听去。

这样一想，我突然觉得陆铭羽和他的妈妈，真是又善良又有教养。

“妈，我爸今天不回来了？”陆铭羽从冰箱里拿出果汁，豪气地放在我面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和他妈妈聊着天。

“不回来了，他这几天公务缠身，今天这小龙虾没人和你抢了。”她宠溺地拍拍他的头。

我浑身紧绷地坐在他们面前，突然羡慕无比。

陆铭羽就在这时猛然回头，把我脸上所有失落的情绪尽收眼底。

他突然笑了，把一只剥好的小龙虾放进了我的碗里，然后用另一只干净的手，像模像样地拍了拍我的头：“别傻愣着了，开饭了。”

那天晚上，我在陆铭羽的家里待到很晚。

本来我是要写作业的，可陆铭羽非要拉着我和他一起打游戏。我根本不会打，只